

有本事

来抓我吧

Catch Me

If You Can

一个诈骗犯

令人惊异的真实故事

〔美〕 弗兰克·威·阿巴纳勒 斯坦·雷丁 著
马爱农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有本事 来抓我吧

一个诈骗犯
令人惊异的真实故事

〔美〕弗兰克·威·阿巴纳勒 斯坦·雷丁 著

马爱农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本事来抓我吧：一个诈骗犯令人惊异的真实故事/
(美)阿巴纳勒(Abagnale, F. W.)等著；马爱农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6

书名原文：Catch Me If You Can

ISBN 7-5327-2751-3

I.有... II.①阿...②马... III.纪实文学—美国
—现代 IV.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67099号

CATCH ME IF YOU CAN

——The Amazing True Story of the Most Extraordinary

Liar in the History of Fun and Profit

Copyright © 2000 by Frank Abagnale Jr.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1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Yi Wen Chu Ban Sh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roadway Books, The Doubleday

Broadway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0-562号

有本事来抓我吧

——一个诈骗犯令人惊异的真实故事

[美]弗兰克·威·阿巴纳勒、斯坦·雷丁 著

马爱农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同济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875 插页 2 字数 182,000

2002年6月第1版 200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8,000册

ISBN 7-5327-2751-3/I·1598

定价：14.00元



上海译文出版社
网址: www.stph.com.cn

责任编辑: 张建平
封面设计: 陶雪华工作室

目 录

第一章	初出茅庐	1
第二章	飞行员	17
第三章	在骗子的天空飞翔	36
第四章	儿科医生	53
第五章	律师	77
第六章	支票诈骗	91
第七章	行骗欧洲	120
第八章	我的机组	145
第九章	被捕入狱	170
第十章	金蝉脱壳	196

第一章

初出茅庐

一个人的第二自我实际上只是他对自己最满意的印象。巴黎温莎饭店里我房间的那面镜子映出了我自己最满意的形象——一个黧黑英俊的航空公司飞行员，皮肤光滑，肩膀宽阔，打扮得衣冠楚楚。谦虚可不是我的美德。而且在那个时候，美德并不是我的长处。

我对自己的外表感到满意，提起行李，离开了房间，两分钟后，我站在带栅窗的出纳室前。

“早上好，机长。”出纳员用亲切的口吻说。我制服上的标记说明我是副驾驶员，但法国人就是那样。除了他们的女人、葡萄酒和艺术，他们喜欢把什么事情都估计得过高。

我在她从柜台上递过来的旅馆账单上签了字，转身准备离开，又猛地回过身来，从我上衣的内兜里掏出一张工资支票。“对了，您能帮我兑成现金吗？你们巴黎的夜生活几乎使我倾家荡产，而我还有一星期才能回家。”我懊恼地笑着。

她拿起泛美全球航空公司的支票，看了看上面的数目。“应该没问题，机长，但数目这么大的支票，我必须请经理核实一下。”她说完便走进身后的一间办公室，一眨眼工夫就回来了，脸上绽开愉快的笑容。她把支票递给我，让我在后面签字。

“您是想要美元吧？”她问，然后不等我回答，就数出 786.73 美元的钞票和硬币。我推过去两张 50 美元的钞票。“如果您能帮我做一些必要的打点，我将不胜感激，我实在太粗心了。”我微笑



着说。

她笑得更灿烂了。“没问题，机长。您真是太好了，”她说。“祝您一路平安，欢迎您再来。”

我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去奥利^①，叫司机把车停在环球航空公司入口处。我绕过大厅里的检票台，把我的联邦航空局证书和泛美身份卡递给环球公司的地面指挥部工作人员。他核对了一下旅客名单。“没错，机长弗兰克·威廉姆斯，免费飞往罗马。行了，请把这个填一填。”他递来那份熟悉的给免税乘客的粉红色表格，我把相关资料填写进去。然后，我提起皮包，向标着“仅供机组人员”的海关大门走去。我举起皮包正要往柜台上放，稽查员，那个留着—绺胡须的干瘪老头儿认出了我，招手让我通过。

我朝飞机走去时，旁边过来一个小伙子，他带着毫不掩饰的羡慕，望着我那带金光闪亮的条纹和其他饰物的制服。

“您是驾驶员？”他问。听口音，他是个英国人。

“不，我像您一样，是个乘客，”我回答道。“我给泛美开飞机。”

“您飞波音 707？”

我摇了摇头。“以前飞过，”我说。“我现在飞 DC - 8。”我喜欢孩子。这个小伙子使我想起几年前的自己。

我踏进机舱，一个妩媚动人的金发空中小姐迎了过来，帮我把行李拖进机组人员的行李舱。“我们这次航班满员了，威廉姆斯先生，”她说。“还有两个人想坐活动座椅，您把他们打败了。我负责座舱服务。”

“我只要牛奶，”我说。“如果您很忙，就不要为我操心了。免费搭车的人没有资格享受其他东西。”

我钻进座舱。驾驶员、副驾驶员和随机工程师正在作起飞前的设备和仪器检测工作，我进去时，他们都很有礼貌地停下手来。“你们好，我是弗兰克·威廉姆斯，泛美公司的，别让我打扰你们。”我说。

① 奥利，法国北部一城镇。



“我叫加里·贾尔斯，”驾驶员说着，伸出一只手来。他朝另外两个人点了点头。“副机长比尔·奥斯丁，这是吉姆·赖特。很高兴您乘坐我们这趟航班。”我和另外两位飞行员分别握手，然后一屁股坐进活动座椅，随他们去忙碌。

二十分钟后，我们就升入空中了。贾尔斯将波音 707 升至 30 000 英尺的高空，检查了一下仪器，驾机绕过奥利城的高塔，然后解开安全带，从座位上站起身来。他大大咧咧地把我极力夸奖了一番，接着便指了指他的座位。“弗兰克，您来飞一会儿这只鸟儿，好吗？”他说。“我去跟那些付钱的乘客拉拉关系。”

他提出的这个建议，对于一个来自竞争对手航空公司的免费搭乘的飞行员来说，是一种礼貌的表示。我把帽子放在座舱的地板上，坐进机长的座位，我心里很清楚，我手里捏着 140 条人命，其中包括我自己的。贾尔斯离开座位后是奥斯丁在控制飞行，这时他把操纵器交给了我。“看您的了，机长。”他笑容满面地说。

我立刻把这个庞大的飞机交给自动驾驶装置，但愿这玩意儿能够管用，我可是连风筝都不会放啊。

我不是泛美公司的飞行员，我压根儿就不是什么飞行员。说到底，我是一个江湖骗子，是四个大陆重点通缉的罪犯之一，现在我又在故伎重演：给一些善良的人设置一个超级骗局。

我在二十一岁以前，身家财产就达到二百五十万。我一掷千金，大量购买华丽服装、美味食品，享受豪华公寓、妖冶美女、高档汽车和其他满足感官享受的东西。我在欧洲的每一个首都参加各种晚会，在所有著名的海滩上享受阳光，在南美、南太平洋、东方和非洲一些令人赏心悦目的地方寻欢作乐。

这种生活并不轻松。我倒不是终日惶恐不安，但我的旅游鞋走过的里程实在是不计其数。我经常从侧门、安全楼梯和房顶上惊险逃生。我五年间丢掉的衣服，比大多数男人一辈子需要的还多。我真是比一只抹了黄油的蜗牛还要油滑。

奇怪的是，我并不感到自己像个罪犯。实际上我是个罪犯，我



也明白这一点。官方和新闻记者把我描绘成本世纪最聪明的支票诈骗犯之一，而且还是一个虚伪的造假者和骗子，我的行骗能力可以领取电影艺术科学院颁发的年奖。我是个资深的骗客，技艺高超，骗术一流。有时我也为自己维妙维肖的模仿才能和巧妙的诡计而感到吃惊，但我从来不自欺欺人。我始终明白自己是小弗兰克·阿巴纳勒，我是个支票诈骗犯和江湖骗子，如果我什么时候失手被捕，我不会获得什么奥斯卡奖，而只会被送进监狱。

确实如此。我在法国的小牢房里待过，在瑞典的监牢里服过刑，还在弗吉尼亚州匹茨堡的联邦监狱里洗刷我在美国犯下的全部罪行。在最后这所监狱里，我自愿接受弗吉尼亚大学一位犯罪心理学家的心理评估。他花了两年时间，对我进行各种笔头和口头的测试，还在许多不同场合给我使用了吐真注射剂和测谎器。

这位精神病学家最后得出结论，说我的犯罪阈值很低。换句话说，我根本就没有理由成为一个骗子。

纽约的一位警察曾想尽各种办法抓我，他读了这份报告，嗤之以鼻。“这位精神病医生大概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吧，”他嘲笑道。“这个骗子洗劫了几百家银行，在世界上半数的旅馆里大肆行骗，除了街道拿不走，他把什么都席卷一空，他还在空中的每个航班上敲榨勒索，使这些航班上的大多数空中小姐都上了他的圈套，他递出去的假支票，足够糊满五角大楼每一面墙壁，他还自己开办该死的大专院校^①，他的行骗金额超过二百万美元，弄得二十个国家的警察都束手无策，他这样的人犯罪阈值很低？如果他的犯罪阈值再高一些，他还会做出什么来？抢劫诺克斯堡^②？”

侦探拿这份报告来与我对质。我们成了关系不错的对手。“您骗了这个精神病医生，是吗，弗兰克？”

我对他说，我老实地回答了医生提出的所有问题，尽可能诚实地完成了每一次测试。但侦探不相信我的话。“不可能，”他

① 指他大量伪造文凭、成绩单等。

② 诺克斯堡，位于肯塔基州，美陆军基地，亦为美国黄金存储所。



说。“您可以糊弄那些联邦调查员,但您糊弄不了我。您肯定骗了这个笨蛋医生。”他摇了摇头。“您骗自己的亲生父亲都是小菜一碟,弗兰克。”

我已经在父亲那里试过身手了。我父亲是我创造的第一个行骗记录。爸爸具有行骗对象所必备的一个特点,他非常轻信,于是我从他手里骗走了3 400美元。当时我才十五岁。

我出生在纽约的布朗克斯区,并在那里度过最初的十六年。我在家里的四个孩子中排行老三,和我父亲同名。如果我想叙述一个骗子的从小成长过程,可以说我是一个破碎家庭的产物,因为爸爸妈妈在我十二岁那年分居了。但这样说就冤枉我的父母了。

父母先是分居,其后离婚,在这件事上最受伤害的是我父亲。他真的十分迷恋我妈妈。我母亲名叫波利特·阿巴纳勒,是一个法国和阿尔及利亚混血美人儿,爸爸二战期间在奥兰^①服役时与她认识并结婚。当时妈妈只有十五岁,爸爸二十八,尽管年龄的差异在当时似乎无关紧要,但我总觉得这对他们婚姻的破裂产生了一定影响。

爸爸从部队退役后,在纽约市开办了自己的公司,是一家文具店,在麦迪逊大街四十大道上,名叫谢恩文具店。他做得很成功。我们住在宽敞、豪华的房子里,生活过得即使谈不上奢侈,无疑是非常富足的。我们兄弟姊妹小的时候从来没有缺少过什么。

一个家庭里,当父母之间出现重大问题时,孩子总是最后一个知道。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说,这话一点不假,而且我认为我的兄弟姊妹们也和我一样蒙在鼓里。我们以为妈妈很满足于在家里做一个贤妻良母,而在一定程度上她确实这样。但爸爸不仅仅是个成功的生意人。他在政治方面也非常活跃,是布朗克斯选区共和党的主要头目之一。他是纽约运动员俱乐部成员,一度还担任过该俱乐部的主席,他把许多时间都泡在俱乐部里,和商界及政界的朋友混在一起。

^① 奥兰,阿尔及利亚港口城市,临地中海。



爸爸还非常热衷于到海上捕鱼。他常常飞到波多黎各、金斯敦、伯利兹或加勒比海的其他游览胜地,进行深海捕鱼的探险。他从来不带妈妈一起去,其实他应该带她去的。早在格洛里亚·斯坦宁^①知道她的处女膜是可燃物以前,我母亲就是一个妇女解放论者。有一天,爸爸从追逐青枪鱼的远足中归来,发现他家里的鱼篓空空荡荡。妈妈收拾好行李,自己带着我们三兄弟和妹妹搬进了一套大公寓。我们几个孩子有些不解,但妈妈平静地解释说,她和爸爸已经合不来了,决定分居。

实际上,是她自己决定分居。爸爸对妈妈的行为感到震惊、意外和伤心。他请求她回家,并保证自己今后会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还说他可以削减深海捕鱼的次数。他甚至提出要放弃他的政治活动。

妈妈听着,但没有做出任何承诺。我很快就看出她根本不算和解,但爸爸好像还不明白这点。妈妈在布朗克斯牙科学校注册入学,准备成为一位牙科技师。

爸爸没有放弃。他只要一有机会就到我们公寓来,苦口婆心、甜言蜜语地哄劝她、恳求她、恭维她。有时他实在憋不住,发起了脾气。“该死的,你这个女人——你难道不明白我爱你吗!”他吼道。

当然,这种局面对我们兄弟几个产生了影响。尤其是我,我爱爸爸。我跟他关系最好,他开始利用我去说服和争取母亲回心转意。“儿子,跟她谈谈,”他经常恳求我。“告诉她我爱她。告诉她,如果我们一起生活,大家会过得非常开心。告诉她,如果她回家来,你也会很开心,你们几个孩子都会很开心。”

他买了些礼物让我捎给妈妈,还教给我一些精心设计的话,让我去动摇母亲的决心。

如果我父亲是迈尔斯·斯坦迪什,母亲是普里西拉·马林斯,

^① 格洛里亚·斯坦宁(1934—),美国现代女权运动领袖,于1972年创《MS》杂志。



那么我作为约翰·奥尔登^①是完全失败的。我母亲毫不上当。爸爸大概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妈妈看到他把我作为他们婚姻棋盘上的小卒子，对他非常反感。我十四岁那年，她和爸爸离婚了。

爸爸心灰意懒，我也很失望，因为我真的希望他们重归于好。我得替爸爸说一句：他一旦爱上一个女人，就一辈子也不会变心。他1974年去世的时候，仍然想把妈妈争取回来。

妈妈最终与父亲离婚时，我选择了跟爸爸生活。妈妈对我的决定不太赞成，但我觉得爸爸需要我们有一个人在他身边，他不应该独自生活，于是我就说服了妈妈。爸爸感到非常宽慰和高兴。对这个决定我从没后悔过，不过爸爸也许有一点儿。

和父亲一起生活，一切都和过去完全不同。我许多时间都泡在纽约最高雅的沙龙里。我渐渐了解到，商人并不总是享受豪华丰盛的午餐，他们也会狼吞虎咽地吃锅炉工的便餐，三口两口划拉光一大堆粗茶淡饭。而且我还很快注意到，政客们一旦端起一杯加冰块的波旁威士忌酒，对世界大事倒是无所不知，但对自己的钱包可就放松了警惕。爸爸的许多生意和大量政治活动都是在吧台附近完成的，我就在旁边等他。起初，我父亲的喝酒习惯让我大吃一惊。我倒不认为他在酗酒，但他喝起酒来左右开弓，一杯接一杯，我真担心他是个瘾君子。不过，他尽管喝起来不要命，我从没看见他喝醉过，过了一阵，我断定他对酒精没有反应。

我对爸爸的那些同事、朋友和熟人非常着迷。他们来自布朗克斯的各行各业、各个阶层：有拉选票的，警察，工会头头，公司经理，菜农，承包商，证券经纪人，售货员，出租汽车司机和推销商。真是五花八门，无所不包。有些人好像直接从达蒙·鲁尼恩^②的

① 奥尔登是1620年乘“五月花号”到美洲的清教徒之一，是普里茅斯殖民地的创建者。根据美国诗人朗费罗的长诗《迈尔斯·斯坦迪什的求婚》，他曾代表友人斯坦迪什向普里西拉·马林斯求婚未成，而后来他代表自己求婚却如愿以偿。

② 达蒙·鲁尼恩(1884—1946)，美国专栏作家、电影剧本作家、小说家，以擅长刻画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百老汇三教九流人物见称，语言生动典型。



作品中蹦出来的。

我和爸爸出去闲逛了半年，就变成了一个都市油子，通晓各种人情世故，这可不是我父亲希望我受的教育，但没办法，在小酒馆的雅座上只能得到这样的熏陶。

爸爸在政治上门路很广。当我明白这点时，我已经开始逃课，和附近一些无人管教的孩子混在一起了。他们不是小流氓，也不打架斗殴。他们不做什么大不了的坏事。他们都是家庭环境很糟糕，想引起别人对自己的注意，哪怕那个人是专管逃学和旷课的劝学员也好。大概正是这个原因，我与他们混在了一起。大概我也在寻求别人对我的注意吧。我真心希望父母破镜重圆，我隐隐约约地以为，如果我的行为像个少年犯，就会给父母提供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促使他们和解。

我作为一个少年犯是很不成功的。大多数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像个傻瓜，偷点儿糖果什么的，或溜进电影院混一部电影看看。我比我的那些同伴成熟得多，块头也大得多。我十五岁时就完全发育成熟了，身高6英尺，体重170磅，我猜测，我们的许多小淘气行为之所以不受惩罚，是因为别人看见我们都以为我是老师，照看着几个学生，或者是一个大哥哥，看护着一群小弟弟。我有时自己也有这种感觉，我经常为他们的幼稚感到恼火。

我最生气的是他们做事缺乏艺术性。我很早就懂得，档次是受到普遍赞美的。任何缺点、罪过或罪行，如果其中有那么一点儿档次，都会受到宽容和谅解。

这些孩子甚至不能巧妙地偷到一辆汽车。那天，他们破天荒第一次偷了一辆车，开过来把我捎上，从我家刚开出一英里，就被警车逼到了路边。那帮傻瓜是从私人车道上偷的车，车主就在旁边给他的草坪浇水。最后我们都进了少年管教所。

爸爸不仅把我弄了出去，还把这件事的笔录里涉及我的内容都抹掉了。他的这种杰出的活动能力，在今后许多年里耽误了许多警察的许多睡眠时间。即使是一头大象，如果您刚开始搜寻时就能发现它的足印，也会很容易把它找到。



爸爸没有狠狠地责骂我。“我们都会犯错误，儿子，”他说。“我知道你想做什么，但靠这种办法不行。在法律上你还是个孩子，但你的个头已经是个成人。也许你应该试着像成年男子一样考虑问题。”

我离开了以前那些伙伴，又开始按时上学，并在布朗克斯的货栈里打工，做一名负责运输业务的办事员。爸爸很满意——一高兴就给我买了一辆旧福特汽车，我把这辆车修理改造成了一个陷阱，专门捕捉美女。

如果要把我后来的邪恶行为怪罪到什么上面，我会怪罪到那辆福特车上。

那辆福特车彻底打破了我身上所有的道德准则。它使我认识了女人的美妙，整整六年时间我都没有恢复理性。那真是一些美好的日子。

在一个男人的一生中，肯定也有其他时候，他的性欲凌驾于理智之上，但什么都不能跟青春期刚发育成熟的那段日子相比，那时真是思绪恍惚，激情似火，每走过一个丰满性感的女郎，都会使您的激情汹涌泛滥。十五岁的我当然明白姑娘是怎么回事。她们的身体结构和男孩子不一样。但我对男女关系的奥秘并不知晓，直到有一天我把福特车擦洗一新后，在红灯前停住车子，看见那个姑娘望着我和我的汽车。当她看见她已引起我的注意后，就开始搔首弄姿，先抛来几个媚眼，又抖抖胸脯，扭扭屁股，我一下子就神思恍惚起来。她冲破了我理智的堤坝。我不记得她是怎么上的车，也不记得她上车后我们去了哪里，我只记得她是那样光滑细腻、温暖柔和，像小鸟依人般地与我温存，身上散发着香甜的气味，那感觉真是太美妙了。我知道我发现了一种真正令我陶醉的接触运动。她对我做的那些举动，可以把蜂鸟从木槿枝上引开，使斗牛狗挣脱脖子上的铁链。

今天许多作品论述女人在卧室里的权利，我对此毫不吃惊。当亨利·福特发明了T型车时，女人就脱掉内裤，在马路上浪荡起来。



女人成了我惟一的罪恶。我为她们如痴如醉。我要女人，怎么也不够。早晨一醒来，我就想着女人。晚上睡觉时我也想着女人。所有那些美腿修长的、可爱的、令人陶醉的、迷人的尤物。太阳刚刚升起，我就开始寻找姑娘。晚上，我打着手电筒出去找她们。在情欲强烈方面，唐璜^①与我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我完全被狐媚的女人迷住了。

我在与最令人销魂的美女接触几次之后，也成了一个很有魅力的家伙。实际上姑娘们花不了您几个钱，但即使是最喜欢玩闹的小姐，也希望时不时地得到一个汉堡包和一杯可乐，就算是为了补充能量嘛。这样，我就感到经济上入不敷出了。我需要想个办法使自己收支平衡。

我选中了爸爸，他并没有意识到我已经发现姑娘的美妙和随之而产生的快乐。“爸爸，您送我一辆汽车真是太好了，我原本不应该再提出什么要求，但我那辆汽车有点儿麻烦了，”我恳求道。“我需要一张汽油赊购卡。我每个月只拿一次工资，我要买学校的午饭，还要去看比赛、与朋友约会什么的，有时候就没钱买汽油了。我会尽量自己支付账单，但我向您保证，如果您让我拥有一张赊购卡，我决不会滥用您的慷慨。”

当时我的一张嘴就像爱尔兰的马贩子那样乖巧油滑，而且当时我是真心实意的。爸爸考虑着我的请求，片刻之后点了点头。“好吧，弗兰克，我相信你，”他说，从皮夹里取出他的美孚石油赊账卡。“这张卡就给你用吧。从现在起，我不再向美孚赊购什么东西了。这是你的卡，按道理说，每个月美孚的账单寄来时，应该由你负责支付。我不担心你会占我的便宜。”

他应该操这份心的。第一个月，这种安排很奏效。美孚的账单寄来了，我照那个钱数填了一张汇款单，寄给了石油公司。但付完那笔钱后，我又身无分文了，这大大妨碍了我对姑娘的不断需

^① 唐璜，西班牙传说中的风流贵族，诱奸者，为许多诗歌、戏剧和歌剧的男主角。



求。我开始感到沮丧。不管怎么说,追求幸福是每个美国人不可剥夺的特权,不是吗?我觉得自己被剥夺了宪法赋予的权利。

有人曾经说过,世界上从来不存在什么老实人。说这话的人大概是个骗子。这句话是那些靠集资骗人钱财的家伙最喜欢搬用的理由。我认为,许多人确实幻想着成为一个超级骗子,一个国际钻石盗贼,或诸如此类的人物,但他们只局限于白日做梦,想入非非。我还认为,另外许多人实际上经常受到犯罪的诱惑,特别是当他们可以捞一大笔横财,而且自以为与犯罪行为无关的时候。这些人通常抵挡住了这种诱惑。他们对是非善恶有着与生俱来的认识,这种常识深入人心。

但是还有一些人,他们的竞争冲动超越了理智。他们受到的挑战很像是一个登山者面对一座高峰:它就摆在那里。是非善恶已无关紧要,后果也可不予考虑。这些人把犯罪看作一场比赛,目标不仅仅是赃物,他们看重的是冒险的成功。当然啦,如果赃物非常丰富,那也不错。

这些人是犯罪世界里的对弈高手。他们普遍具有天才般的智商,脑子里的马和象随时保持警惕,准备进攻。他们从来没想到会被人将死。如果一个智商平平的警察把他们给捉弄了,他们通常会大吃一惊,而警察也总是对他们的动机感到诧异。把犯罪作为一种挑战?老天。

但正是这种挑战使我开始了第一次行骗。不错,我需要钱。任何一个患着慢性女色痴迷症的人,都需要得到尽可能多的经济援助。不过,那天下午我把车停在一家美孚加油站时,脑子里并没有想着缺钱花的事。当时,我看见加油站的轮胎陈列架前面竖着一个很大的招牌。招牌上写着:“买一套轮胎记在您的美孚卡上——我们就会把轮胎装在您的车上。”我这才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原来美孚卡不仅可以购买石油或汽油啊。我不需要轮胎——福特车上的轮胎实际上还是新的——但我仔细研究着那个招牌,突然产生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计划。见鬼,没准会管用呢,我想。

我下了车,走向那个服务员,他同时也是这家加油站的老板。



我好几次在这里停车加油，跟他有点儿面熟。这个加油站生意比较冷清。“我还不如去抢劫别的加油站呢，也比在这里惨淡经营挣得多。”他有一次这样抱怨。

“我买一套轮胎要多少钱？”我问。

“您这种车，一套 160 美元，可您这套白胎壁的轮胎还挺不错的呢。”那人说。

他看着我，我知道他在担心我会动他保险箱的念头。“是啊，实际上我并不需要轮胎，”我顺着他的话说。“但是我的资金有些短缺。我跟您敞开说吧。我想买一套这种轮胎，用这张卡付账。但我并不拿走轮胎。您给我 100 美元。轮胎还在您手里，等我爸爸把轮胎的钱付给美孚，您的回扣就到手了。您先预付一笔钱，轮胎卖掉后，那 160 美元就全进了您的腰包。您认为怎么样？您占了大便宜呢，伙计。”

他仔细研究着我，我看出他眼里既贪婪又狐疑的神色。“您老爸那边怎么对付？”他谨慎地问。

我耸了耸肩。“他从来不看我的汽车。我对他说我需要换一套新轮胎，他就叫我记在账上。”

他仍然半信半疑。“让我看看您的驾驶执照。这张卡可能是偷来的。”他说。我把我的青少年驾驶执照递给他，那上面的名字和卡上一样。“您只有十五岁？看上去二十五岁都不止。”加油站老板说，把执照还给了我。

我笑了。“我跑的里程可不少。”我说。

他点了点头。“我得给美孚打个电话，征得他们的同意——碰到一笔大买卖时，都得这么做，”他说。“如果他们说行，我们就成交。”

我将车驶出加油站时，皮夹里多了五张二十美元的钞票。

我高兴得有些飘飘然了。由于我还没有品尝过酒精的滋味，所以不能把这种感觉与喝过香槟酒后的那种微醉感相比，不过，这是我在汽车的前排座位上最喜悦、最兴奋的感觉了。

说实在的，我完全被自己的聪明折服了。既然这种办法成功

